

44



这真是漫长、痛苦、悲哀而无助的一日。当永琪和小燕子终于回到景阳宫，已经是晚上了。景阳宫里的人，个个都伸长了脖子，等得望眼欲穿。好不容易，看到两人回来，宫女、太监们，就全部拥上前去，簇拥着他们走进大厅。

“恭喜五阿哥！五阿哥胜利回来了！五阿哥千岁千岁千千岁！”大家七嘴八舌的祝贺着。

“五阿哥！听说你把缅甸人打得落花流水！好厉害！”小卓子说。

“小邓子每天给五阿哥念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还真是灵！就把五阿哥给念回来了！”小邓子说，大家都很有默契，不提尔康，只怕两人伤心。

明月、彩霞、珍珠、翠儿、桂嬷嬷全部迎到门口，请安嚷着：

“五阿哥吉祥！五阿哥辛苦了！”

永琪疲倦而哀伤的看着众人，心里塞满了各种复杂的情绪，沉痛的说：

“大家不要行礼了！额驸走了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恭喜的事，不要再说恭喜，不要再说吉祥！给我倒杯茶，我又累又

渴！”

“是！是！是！”

众人就飞奔过去，倒茶的倒茶，拿点心的拿点心，拍靠垫的拍靠垫……

这时，知画大腹便便，奔进大厅来。她的两眼闪着热切的光芒，整个脸蛋上，带着激动、期盼、感恩和狂喜。她一直奔到永琪的面前，目不转睛的、恳切的盯着他，颤声说：

“总算回来了！知画给你请安……”

知画说着，就请下安去，永琪见她大腹便便，急忙伸手一扶。

“请什么安，赶快起来！”

知画站起身，视线在他脸上逡巡。想找寻一丝丝的想念，一丝丝的温情。

“对不起！”她歉然的、几乎是急切的解释，“没有去城外迎接你！本来，我也要去的，老佛爷不许，说是怕我动了胎气！听说你们先去了学士府，耽误到现在才回来，那边一定挺惨的，是不是？紫薇怎样？”

永琪没有力气多说，叹了口气。

“唉！不说也罢！”

小燕子眼睛红红的，心神不在知画身上，在紫薇和福家上，在这个时刻，她心里只有紫薇和福家，没有自我，她几乎忘了自己和知画的战争，忘了永琪是属于她们两个的丈夫，忘了永琪一回家，他们又要面对的尴尬。她仍然陷在福家一幕的震撼里，自责的说：

“我应该留在学士府，陪着紫薇，她那个样子，我真不放心！虽然今天拉住了，没有让她撞棺，但是，她心里有了这个念头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寻死，那要怎么办？”

大家听说紫薇撞棺，全体变色。

“撞棺？紫薇格格去撞棺啊？好惨呀！”小卓子低喊。

“难怪呀，他们感情那么好，额驸走了，紫薇格格怎么活下去？”彩霞说着，想起额驸和紫薇格格这一路走来的种种，就落下泪来。

“为什么额驸会战死呢？老天也太没眼睛了！”明月跟着哭。

一时之间，众宫女、太监，个个红了眼睛，人人拭泪。

知画情不自禁，也跟着落泪了。

桂嬷嬷看了看状况，擦擦眼睛，赶紧拍拍这个拍拍那个，说：

“大家别哭了！你们没看到吗？五阿哥又瘦又累，眼睛肿胀的，大概哭过好几次了，大家别再把五阿哥的眼泪招出来！一走就是大半年，好不容易才回家，也让五阿哥喘口气！”

知画被提醒了，立刻擦干眼泪，走上前去，扶着永琪。

“永琪，赶快过来坐一下！”她把他拉到椅子上坐下，双手捧着茶杯送上，“不是渴了吗？喝茶！”怕茶太烫，又打开盖，轻轻的吹着，又说：“老佛爷那儿，去过了吗？”

“去过了！”永琪接过茶来，心不在焉的喝了一口放下。

“看样子，你今天够瞧的！是不是很累了？要不要早点歇着？饿不饿？晚膳是在学士府吃的吧？一定没吃饱吧？我让桂嬷嬷给你再煮点宵夜……想吃什么？”知画一连串的问了好多问题。

“什么都吃不下，别忙了！”永琪摇摇头。

知画看看永琪，看看小燕子，看看桂嬷嬷，急忙吩咐：

“桂嬷嬷！给五阿哥准备洗澡水……这一路的风霜，总要好好的洗一洗！”说着，就凝视着永琪，柔情似水，“泡一个热水澡，情绪也会放松很多，说不定心里会舒服一点！”

小燕子看看知画，看看永琪，在尔康的悲剧下，没有力气吃醋了，沉默不语。让他去洗花瓣澡、茶叶澡……她都不想争了。

谁知，永琪站起身来，肃穆的看了知画一会儿，说：

“知画！看到你一切都好，我也放心了！我刚刚从云南回来，又面对了尔康的死，心里有太多的感触，让我更加珍惜我和小燕子一路走来的感情！我想，我很难让你了解我的感觉，毕竟尔康和我们的故事，不是你能体会的！我和小燕子，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谈，我就不去你房里了！”

永琪说完，大大方方的伸手给小燕子，拉着她的手，往卧室里走去。小燕子惊怔的看着他，这么小小的一个选择，对小燕子而言，却是一个大大的感动。她眼眶湿湿的，立刻握紧了他的手。两人就这样手牵着手，旁若无人的进房去了。

知画的心，顿时沉进了地底，握着帕子的手，刹那间捏得死紧，眼里是受伤野兽般的阴鸷。她怎样也没料到，永琪几乎连敷衍都没有敷衍她一下！他就这样干脆利落，简简单单的把话挑明，然后头也不回的牵着小燕子进房？他一点也不在乎她的感觉，就这样把她抛在一边？在丫头、嬷嬷面前，连面子都不给她留？此情此景，就是等待了无数朝朝暮暮的结果吗？

桂嬷嬷走上前来，低低说：

“五阿哥还没走出额驸死亡的悲哀，他们来不及要谈额驸……那些，都是福晋不知道的事。等过一阵子，一切都会改观的！何况，孩子就要出世了！时间多得很，福晋不要心急！”

知画不语，眼里有着深刻的痛楚和忍耐。

永琪牵着小燕子进了房间，立刻把房门关上。

小燕子就抬起眼睛，悲喜交集的看着他，他也看着她。

两人一语不发，就这样手握着手，彼此互看着，用眼光搜寻着彼此的心灵，诉说着千千万万种恍如隔世的深情。然后，永琪用力一拉，就把她拉进怀里。

小燕子抬头，永琪低头，两人就疯狂般的拥吻着。这一吻，缠绵、炙热、强烈。永琪看遍了死亡，从战场上劫后余生，只想把这一生，完全献给她！他再也不要让她痛苦，再也不能让她经历紫薇的伤痛。他恨不得把自己整个的生命，吻进她的生命里！小燕子啊，我多么珍惜我们能够相聚相爱的时光！他的吻，如此狂热深刻，带着灵魂深处的渴求和给予。她的心，被他这样的吻绞痛了，她的双臂，紧紧的，紧紧的缠着他，体会着他的热爱和珍惜。

一吻之后，永琪抬起头来，把她的头，紧压在自己的肩。在她耳边轻声的、郑重的、诚挚的、感恩的说：

“能够这样抱着你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，最强烈的愿望！生命那么短暂和脆弱，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浪费在钩心斗角上，浪费在口是心非上！从今以后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事，最重要的人！”

小燕子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她全心都震撼着，忍不住抬头看他，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的热泪，终于夺眶而出，滑下了她的面颊。他温柔的低头，细心的吻去了她的泪痕。他的眼眶也湿湿的，心里悲苦的想着，他和小燕子，还能这样相拥相怜，相爱相惜，尔康和紫薇呢？

尔康正在缥缈缥缈的游荡。他要去找紫薇，他要跟她说清楚，他要她重拾生命力，他要她爱护东儿……紫薇，紫薇，紫薇……依稀仿佛，他又回到了学士府，走进了他的卧室，看到了他的紫薇……魂兮梦兮？真兮幻兮？满屋子的人，依旧没有人看得到他。

紫薇躺在床上，在过分的疲倦下，睡着了。秀珠带着丫

头们，轻悄的给她抚平枕头，盖上棉被，点上熏香。

“好不容易，总算睡着了！我们出去，在门口守着，让格格好好的睡一觉……不过，大家警觉一点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都要进来看看！”秀珠说。

丫头们点头称是。秀珠就带着丫头们，蹑手蹑脚的出门去。

房内没人了，尔康凄凄惶惶的看着紫薇。她不安稳的睡着，憔悴如死。这是他挚爱的妻子，为什么他不能把她拥在怀中？为什么他不能停止她的悲苦？原来，魂魄也有“思想”原来，魂魄也会“绝望”他觉得好无助，体会到自己正在生死两界中飘浮。如果人死了才能安息，那么，让自己无法“安息”的，不是任何人，不是任何药物，而是紫薇！

一灯如豆，青烟袅袅。他小心翼翼的走到床边，在床沿上坐下。不胜怜惜的，心痛的，用手轻触她的面颊，低语着：

“紫薇，我要把你怎么办？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忍心离去？你牵引着我所有的意志，如果我一息尚存，那是为了你！但是，我的神志缥缥缈缈，我的躯壳只剩下一堆臭皮囊，我也很痛苦呀！紫薇……让我安心的走吧！”

紫薇好像听到了他的呼唤，听到了他的声音，她猛的睁开了眼睛，突然大大一震，她看到了尔康！她不敢相信的眨动眼睑，拼命睁大眼睛，一翻身，她急忙坐起身子，惊喜的低喊：

“尔康，是你，你来了！”

尔康一见紫薇醒来，就仓促起身，往后退去，紧张的说：

“我不吵你，你好好的睡一觉！”

紫薇跳起身子，几乎跌下地来，尔康赶紧伸手一扶，她一把抓住了他。

天啊！她没有抓一个空，她抓住他了！天啊，天啊，天啊

.....尔康也瞪大了眼睛，她居然抓住了他！他喘息的喊：

“你抓住我了！”

紫薇也喘息的喊：

“我抓住你了！”她的眼神里，顿时盛满了惊喜、渴盼、哀恳和痛楚，急切的低喊：“尔康！不要走！我知道你不是真的，我知道你只是一个幻影，我知道我在做梦，你是梦里的人！但是，梦也好，幻想也好，只要有你就好！你去云南以前，我就跟你说过，不管是醒着睡着，不管是梦里梦外，不管是白天黑夜.....我都在等你回来！我等到了你，我看到了你，请你不要一下子就不见了，请你跟我多说话.....请你陪着我，请你守着我！请你不要离开我！”

尔康悲伤的看着她，这一大串掏自肺腑的话，撕裂了他的心。原来，“魂魄”的心也会撕裂！他很急，只怕无法控制这种局面，难得她能看到他，也能听到他，他必须掌握这个机会！他急促的说：

“我不能停留太久.....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这样出现，能维持多久？紫薇，我长话短说.....把你对于我的爱，转移到东儿身上去，好不好？你怎么舍得不理他呢？”

“不好！不好！”紫薇疯狂的摇头，悔恨的说，“尔康，我错了！我跟你认错！你原谅我！”

“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不要跟我认错！”他心痛的凝视她，“是我不好，把你陷进这样的绝望里！你要怎样才能从绝望里走出来呢？”

“我有错我有错！”她拼命点头，陷在不可自拔的自责里，“你以前常常跟东儿吃醋，说我爱东儿超过了你，说我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东儿身上！我现在终于懂了，明白了，我没有你，只有东儿是活不下去的！你才是最重要的.....我不知道我跟你只有这么短的时间，我都浪费在东儿身上了.....只要你

回来，我一定弥补，我上次还为了东儿，打了你一个耳光，我……我……我错了，我要你回来，我不要再疏忽你，一心去照顾东儿了……”

“原来，你为了我几句开玩笑的话，一直耿耿于怀！”他惊愕痛楚的说，“不是的，紫薇，我用我的生命爱着东儿，我希望你也这样……现在，我更希望你爱他胜于爱我……”

她颤栗了一下，着急的打断他：

“你以为你把东儿塞给我，你就可以弃我而去了吗？我对你的爱，怎么能够转移？如果你认为我有了东儿，就可以没有你，那么，我拒绝东儿，我要你！”

“紫薇，你要理智！生生死死，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，我也希望和你白头到老，和你一起看着孙儿曾孙的出世，和你白发苍苍还手牵着手，一起看落日……但是，上苍没有给我们这种幸福，我要早走一步，你是我最爱最佩服的女子，不许被打倒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下去！不要像叮嘱后事一样的叮嘱我！我不要你的佩服，我也不勇敢，没有你，我什么都没有！失去你，我肯定会被打倒……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他生气的，大声的嚷：“你是最不平凡的女子！多少次生死边缘，你都熬过去了！现在，你怎么可以被打倒？这是我最无助的一次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必须把这个沉沉重担交给你，而你居然不肯接？你还是我的妻子吗？你还是东儿的娘吗？东儿已经没有父亲，你还要让他没有母亲吗？你怎么这样忍心，这样狠心呢？你怎么不肯帮助我呢？我那个有担当、有智慧、有毅力的紫薇，哪里去了？”

“你骂我吧！你责备我吧！”她心碎的说，“那个有担当、有智能、有毅力的紫薇，被你杀死了！当你死亡的那一刻，你就该知道，我绝对不会独活！我们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，难

道你还不了解我？你居然骂我……”说着，眼泪夺眶而出，
“我好不容易梦到你，梦里的你，还不肯温柔一点，你骂我……骂我……”

尔康依稀的感到，那股不能控制的大力量又来了，正在拉扯着他，要把他拉扯到另一个世界里去。他近乎崩溃的喊：

“我不骂你，我不骂你！我着急呀！紫薇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要走了，你肯不肯听我呢？算我求你了！”

紫薇知道他要消失了，大急，喊着：

“不要消失！不要像前面几次那样，说了一半话就不见了！我不要醒，我要梦到你！尔康……抱着我，不要消失……不要消失……抱着我……”

“紫薇……紫薇……紫薇……我抱着你，我抱着你！”

尔康就张开双手，把她紧紧一抱。但是，他抱了一个空。那种感觉又来了，他的身子陡然从高空，向下坠落。他忍不住放声狂喊：

“紫薇……紫薇……紫薇……”

“紫薇……紫薇……紫薇……”他的喊声持续着，他的身子，下坠、下坠、下坠……他掉回到他的皮囊里，这副皮囊，正躺在缅甸皇宫的绫罗绸缎中。

慕沙扑到枕边去，凝视着他。

“紫薇这个名字，你已经叫了几个月，还没叫够吗？来！该吃药了！兰花、桂花，过来帮忙！”

兰花和桂花过来，扶起尔康的头。慕沙掐住他的嘴，把药水和药粉灌了进去。巫师和大夫围着他，检查着。

“真奇怪！几次要死都没死，这个人实在命大！”大夫不解的说。

“不是他命大，是八公主的诚心，感动了鬼神！”巫师感动

的看天空。

“你们的意思是说，他会活下去吗？”慕沙惊喜的问。

“不是！他迟早逃不过一死，八公主心里要有数！这个驸马，是我见过的最离奇的病人。按道理，他早就应该死了！你看，他腿上的伤，一直没有愈合，已经溃烂了！如果毒走到全身，他还是活不成！”大夫说，察看着尔康的伤势。

慕沙一听，就急切的喊：

“银朱粉！银朱粉！你再给他一些银朱粉！”

“银朱粉止痛很有效 救命还是差一点！”大夫说。

“什么东西救命最有效呢？”

大夫用手指了指天。这时，尔康忽然从床上弹了起来，含糊不清的喊着：

“东……东儿！东……儿……为什么……不要……东、东……东儿……”

慕沙压住了他的身子 她听不懂“东儿”两字 以为是“痛啊！”紧张的大喊：

“他痛！他喊痛……他痛！快！银朱粉！银朱粉！”

兰花、桂花拿了银朱粉和水过来。大家压住他，又是一阵手忙脚乱的灌药灌水。折腾半天，他躺下了，神志昏迷，嘴里喃喃的说：

“我不……消失……我不……消失……不、不、不……消失……”

当尔康还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时候，北京的学士府，已经为尔康举行了盛大的葬礼，把他葬进了福家祖坟里。

出殡那天，悲凄的送葬行列，绵延了好几里。尔康的灵柩，装饰得豪华而隆重。紫薇浑身缟素，在小燕子和晴儿的一步一步扶持下，脚步蹒跚的走向墓园。东儿披麻带孝，一步一颠踬，扮演着孝子的角色。福伦、福晋一边走，一边哭。永

琪带着文武百官、亲属、浩浩荡荡的跟在后面，人人都湿了眼眶。

在北京的“尔康”，就这样“入土为安”了。尔康的盔甲、尔康的紫薇花、尔康的宝剑、尔康的同心护身符……骗过了所有的人。对福家和宫中众人来说，留下的悲痛，是无边无际的，是无时无刻的，是永无休止的。

一直等到尔康下葬了，永琪才有机会和晴儿谈到箫剑。

这天，在御花园里，他和小燕子，陪着晴儿，走到花木扶疏处的绿阴深处，四顾无人，他才开口：

“晴儿！自从我回到北京，就忙着尔康的事，心里被尔康的死填得满满的，忙到现在，才有工夫跟你好好谈谈！你知道吗？这次的清缅战争，箫剑也参加了！他一直跟我们一起！”

晴儿点点头，眼睛闪亮的看着永琪。

“我知道他参加了，尔康的快马传书里，有他的信息……他怎么会参加呢？”

“我们刚到云南，他就现身了！原来他一路跟着我们，他对云南的气候、地理、人情……都非常熟悉，成了我们的军师！这个经过，我慢慢再跟你谈。他留在云南大理，有话要我带给你，他说，时机成熟，他就会到北京来带走你，要你跟他一样坚定！我想，他一定在定一个万全的计划！”

晴儿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悲。

“可是，老佛爷最近一直跟我说，要把我指婚给八阿哥！我几乎天天在求她，我都不知道我能支持多久。再说，我以前发过重誓，我也很怕违背誓言，会让箫剑不幸！”

小燕子忍不住插嘴说：

“晴儿！你别考虑那些重誓了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危急的时候，人人都会发誓，从来没有人应过誓！关于老佛爷的指

婚，只要你咬紧牙关，就是不答应，老佛爷也没办法强迫你进洞房！’，

晴儿深思着，长长一叹，说：

“我目睹了尔康和紫薇的故事，心里也有很多的启示。人生，大概没有比‘天人永隔’更悲惨的事了！看到紫薇的痛彻心肺，看到福家全家的伤心，我这才体会到无法相聚的绝望。我觉得，我们活着的人，如果还不能珍惜我们的感情，还不能坚持奋斗，为团聚而努力，那就太可惜了！”说着，她坚定的一点头，下了决心，“是！我会等他！不管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……我反正等他！”

小燕子感动的点头，伸手握住她的手，亲切的喊着：

“我的好嫂子！我哥没有白白爱你，没有白白为你受这么多苦！”想想，又一叹，“可怜的紫薇，我们要怎样才能帮助她呢？”

“唉！”永琪跟着一叹，“失去尔康的痛，大概我这一生都好不了，连我都这样，紫薇的痛，更加可想而知。人生，怎么会有这样凄惨而无助的事情呢？我好想回到从前，就是回不去！”

小燕子又忍不住泪汪汪，晴儿眼眶也跟着湿了。

45



几天后，在乾清宫的大殿里，乾隆论功行赏，册封了永琪和尔康。那天，永琪、福伦和文武百官都列队于大殿中。乾隆正襟危坐，郑重的说：

“今天，朕在各位贤卿前，正式宣布，册封五阿哥永琪为荣亲王！”

永琪出列，对乾隆行礼。

“谢皇阿玛恩典！永琪愧不敢当！”

“清缅之战，打得轰轰烈烈，还说什么愧不敢当呢？从此，你就是荣亲王了！爵位世袭，传给长子！两位夫人，不分大小都是荣王妃！”

文武百官齐声祝贺：

“皇上英明！恭喜荣亲王！荣亲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”

乾隆再说：

“朕再追封额附福尔康为固山贝子！爵位也世袭给长子！紫薇封为固伦格格！”

福伦出列谢恩，含泪说：

“臣福伦代尔康谢皇上恩典！愿尔康来生，再效忠于皇

上！”

文武百官又齐声祝贺：

“皇上英明！额驸实至名归，身后哀荣！恭喜福学士！”

永琪和福伦，在一大堆的祝福声中，在封爵的荣耀中，却各有各的哀痛。

同一时间，太后兴冲冲的来到景阳宫。小燕子去了学士府，知画带着宫女嬷嬷迎进大厅，赶快行礼：

“老佛爷吉祥！”

“知画，得到好消息了吗？”太后笑吟吟的问。

“还没闹清楚是怎么回事呢！”已经得到消息的知画，有些害羞的说。

“怎么回事？你当荣王妃了！”太后笑着看她，明白的说，“皇帝的儿子不少，这五阿哥是惟一封王的，皇帝心里的打算，再明白不过了！太子这个位子，已经非他莫属了！你现在是荣王妃，将来是什么地位，你心里该有数！”

“那……还是小燕子姐姐在前面嘛！”知画羞答答的低下头，“我是不是荣王妃，根本不要紧，荣王妃应该是姐姐才对！”

太后给了众人一个眼光。

“你们退下去！”

“喳！”宫女嬷嬷全部退下。

太后就拉着知画的手，亲热的说：

“皇帝跟我也商量了一下，暂时，为了永琪的感觉，让你和小燕子不分大小，等到你肚子里的孩子出世，如果是个儿子，马上就加封你做嫡妃！你不要急，这个王位是世袭的，传给长子，只要你的肚子争气，生个小王爷，你这一生，就是不尽的荣华富贵了！”说着，就悄声问：“听桂嬷嬷说，五阿哥回来之后，还没进过你的房间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知画眼眶一红，低头轻声说：

“他和姐姐，有好多话要谈。额驸这一走，永琪整天都失魂落魄，您知道的，他是最有义气的人……这样也好，我现在动一动都累，孩子都快出世了，实在不方便侍候永琪！”

“你不要处处退让呀！”太后盯着她，沉思了一下再说，“现在，永琪封王了，情况更加清楚。小燕子的身世，一直是我心上的大石头，她无论如何，也不能当太子妃！我总觉得，这件事要瞒皇帝一辈子，也不容易。万一皇帝知道了，是怎样一个局面，谁都不能预料。就怕到时候永琪一阵乱闹，把太子的位子也给闹掉！所以，永琪一直迷恋小燕子，我们就一直有顾虑，总得让永琪对小燕子死心才好！”

知画迎着太后，眼里闪着慧黠的光芒，点了点头。

“老佛爷，您的意思我明白了！我会看着办的，希望不辜负您的期望！”

太后看看屋里，不见永琪回来，也不见小燕子的身影，问：

“永琪封了王，都没回来跟你说一声吗？”

“最近，下了朝都没回来，小邓子、小卓子带着便衣在朝房外等，一下朝就赶去学士府！小燕子姐姐和晴格格，不是也去了吗？”

“可不是！晴儿一早，就跟着小燕子走了！”太后想着尔康，也忍不住悲从中来，“唉，尔康也封贝子了，死后荫封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可怜的紫薇，实在太惨了！”

当乾隆宣布永琪封王，尔康封贝子的时候，小燕子和晴儿都在紫薇身边，千方百计想安慰她，谁都没有情绪去关心加官封爵的事。紫薇最初的激动期已经过了，剩下的，是深不见底的沉痛。这份沉痛，几乎压垮周围所有的人。她坐在床上，手里捧着尔康的盔甲，抚摸着领子上的紫薇花，和每一个

破口。小燕子和晴儿，一边一个坐在她身边，倾听着她，陪伴着她。

“我以为，盔甲可以挡掉弓箭和武器的伤害，但是，怎么这儿也有洞，那儿也有洞？这每一个洞，都在尔康身上留下伤口了吗？那他死的时候，岂不是好惨吗？”紫薇幽幽的说，抚摸着盔甲领口内侧，那朵紫薇花，“这朵紫薇花，是我绣的，里面还藏着观音庙里求来的平安符！观音庙……我以后再也不相信神佛……不是说，‘人在做 天在看’ 好人应该得到上苍的照顾吗？像尔康这样的人，上苍为什么让他短命呢？这太不公平……”

晴儿试图把那件盔甲拿开，劝解的说：

“不要再抱着这件盔甲看来看去了，把它收起来吧！看到了它，你只会更加难过！我帮你收起来……”

“不要！”紫薇抢过盔甲 拥在怀中；“我还可以感觉到尔康的温度……”她抬眼看着两人，痛苦的说，“自从尔康下葬以后，我都没有再梦到他！我每天晚上，在房间里烧好香，对着天空祈祷，希望他能出现在我的梦里，但是，他不来了！他不再出现了！”她说着说着，又猝然大痛，抓着小燕子的手嚷，“小燕子！他真的走了，他不肯再出现了，我宁可他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宁可一直睡着 不要醒来！”

小燕子拍着她的手，赶紧说：

“你一定还会梦到他的，可是，做梦就是做梦，你不要把做梦和真实混在一起！”

“是呀！”晴儿接口，“你要尽量振作起来 不能一直到梦里去找安慰！紫薇，我去把东儿带来，他好可怜，天天都在找你！或者，把他抱在怀里，比抱着这件冰冷的盔甲，更能温暖你的心！试试看，好不好？”晴儿又想拿走那件盔甲。

紫薇拼命一夺，把盔甲抢回，抱在怀里，激动的喊：

“不要不要不要！我最恨的一件事，就是你们拼命要把东儿塞给我，要他取代尔康的位置！我不要不要，如果有了东儿，就可以失去尔康，我永远不要见东儿……”

“好好好！不带东儿来，没有东儿，我们也不抢你的盔甲，你冷静一点……”小燕子心碎的喊；紫薇，好紫薇，亲亲紫薇，你那么体贴大家，就帮帮我们大家的忙，我们怎样才能治好你心里的伤口？怎样才能让你舒服一点？”

紫薇平静下来，咽了口气，虚弱的说：

“你们都出去吧，我累了，我想睡一睡。”

她说，就躺上床。晴儿和小燕子，赶紧拉开被子，帮她盖好。

“那……我们就不吵你了！我们就在外面，你喊一声，我们就进来！”晴儿说。

紫薇点点头，不胜寒瑟的抱着盔甲，拥被而眠。小燕子和晴儿，交换了无奈的一瞥，两人轻手轻脚出门去。

一个时辰以后，小邓子、小卓子驾着马车，踢踢踏踏进了学士府的院子。家丁们迎了过来，打开车门，永琪跳下车，再扶着福伦下车。小邓子忍不住对家丁报喜：

“额驸封贝子了！赶快去向福晋和紫薇格格报喜呀！”

“紫薇格格也封了固伦格格！东儿少爷是小贝子了！”

众家丁赶紧向福伦道喜。

“恭喜老爷！贺喜老爷！”

小邓子又忍不住嚷：

“还有五阿哥，封了荣亲王！还珠格格也是荣王妃了！”

众人大呼小叫起来：

“恭喜五阿哥！恭喜恭喜呀！赶快去告诉两位格格

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小燕子从房子里，狂奔出来，看到永琪和福